

愿有岁月可回首



倪东海和赵学瑾夫妇。

文/姜欣

认识倪东海是2013年的7月，阳光金灿灿地照耀着我们，那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夏天。我接到通知，即将作为湖南省援疆工作队总领队、湖南省援疆指挥部指挥长去吐鲁番工作三年，而倪东海将作为常务副领队、副指挥长与我并肩战斗。我给从未谋面的东海打了一个电话：我们见一面吧。于是，东海就穿过半个长沙城，从他的工作单位湖南省经信委到了湖南省广电局我的办公室。开门的瞬间，东海和一片金色的阳光一起，炫在我的眼前。我笑了：没想到，东海是一个大帅哥！

但是东海话不多，是一个典型的理科男，实实在在，不虚伪，不浮夸，不矫情。第一次见面，我们对即将开始的援疆工作还有些迷茫，但我们的交谈极为愉快，很多想法一拍即合。

第二次见到东海，就认识了东海的夫人赵学瑾。我看到东海身边站着的短发大眼睛、身材娇小的姑娘很惊讶，对东海说：“你夫人也显得太年轻了吧。”

东海说：“她是个幼师，永远像个孩子。大家都叫她赵老师。”

后来，我慢慢地发现，赵老师真的有一颗童心。她像孩子一样真诚，像太阳一样灿烂，像一滴从未受过污染的水，清亮、干净、透彻。只是，赵老师太瘦弱了，嘴唇总是发乌。几次见面后，我忍不住关心赵老师的身体状况，东海告诉我，赵老师心脏不好，每次患病晕倒在幼儿园都是东海背回家。后来，赵老师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在家静养。

我问东海，那你去援疆，赵老师一个人在家怎么办？东海说：她特别支持我，有困难她自己会克服。

男人们想家从不溢于言表。而我却发现东海是个暖男。在吐鲁番，东海每晚必与在长沙的妻子通电话，而离开丈夫的赵老师独自度过了很多无眠的夜晚。有天晚上，东海的手机不小心静音了，赵老师的电话没接，赵老师担惊受怕，只好半夜惊动我们，弄得我们又好笑又羡慕，几十年的老夫老妻，竟然如初恋一样难舍难分。

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希望赵老师能够成为我们援疆队员，这样东海就可以既安心工作，又可以照顾体弱多病的妻子。我的想法未能如愿，而赵老师却下定决心陪伴东海住到了吐鲁番，成为了我们的编外队员。从此，东海和赵老师在吐鲁番的家就成了我们援建队大家的“家”。

我经常到他们家去蹭饭。东海是大厨，煎煮蒸炸，样样娴熟。赵老师是帮手，洗菜切菜配料，一应俱全。面对一桌子色香味俱全的家乡菜，我和一同蹭饭的队友总是被撑得坐不住了才收口。

赵老师是个特别热爱生活的人。她的家里收藏着各种各样的石头、玛瑙、翡翠、玉饰，还有一截截笨重的胡杨木，一段段莫名其妙的树枝树叶，一个个不知从哪里搜罗来的罐子瓶子。随便一个瓶子，插上几根树枝，就成了她家的艺术品。随便一堆珠子，被她一串起来就成了女孩美丽的饰物。吐鲁番天气炎热干燥，四季瓜果飘香，赵老师因地制宜，制作出了层出不穷的惊喜：春天她会吧桑葚熬成汁，夏天她会吧杏子的壳砸开，收集一盘盘的杏仁，秋天她家的阳台上晾上了葡萄干。还有那些自制的干豆角、自磨的黄豆粉、自泡的黄豆芽，一年四季，我们有吃不完的美食，聊不完的话题。

队员们喜欢敲他们家的门：嫂子，喝口水啊。嫂子，又做什么好吃的了。嫂子，让我看看你又收了什么宝贝。嫂子，看看你们拍的照片……

东海和赵老师都是摄影的发烧友。我跟着他们去拍过冬天雪后清凉的交河故城、春天蓝色晶莹的赛里木湖、夏天金黄翠绿的江布拉克、秋天静谧美好的库木塔格。每到一地方，天地间都会响起赵老师银铃般的声音：“哇，好美啊！”“哇，美得死啊！”她的兴奋点很低，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哇哇党”：“哇，

看湖面上那一片光影！”“哇，看雪山上的云彩！”“哇，沙漠夕阳太壮美了！”在她的哇哇声中，我们追过一弯彩虹，追过一群牛羊，追过绿色的草原、金色的麦浪和漫山遍野的鲜花……而新疆，就这样被我们深深爱到了骨头里。

兴奋点低的人，往往幸福指数很高。在所有人眼里，这对夫妻太幸福了，只有了解他们的人才知道他们的烦恼。赵老师身体不好，在陪伴东海援疆的这段时间，赵老师身体状况不断，心脏有问题，耳朵有问题，皮肤有问题……

东海工作忙，最放心不下的也就是体弱的妻子。有一次出行，因航班延误，我和赵老师同一趟飞机，东海不得不搭乘另一趟航班。东海把我们送到机场安检口，对赵老师千叮咛万嘱咐：身份证带了没有？行李拿好了没有？手机呢？……我觉得好笑：赵老师是孩子吗？这么不放心。赵老师满脸幸福地说：他就是对我不放心，对儿子都不这样……

习惯被东海照顾的赵老师没有想到，东海也有生病的时候。2014年7月，正是我们最忙的时候，湖南省党政代表团即将到吐鲁番考察援疆工作，东海负责的产业援疆工作的各个项目正在全面推进，东海所在单位湖南省经信委的主要领导将赴疆举行各种产业援疆推进活动。我们忙得一团糟的时候，东海病了。

赵老师发现便盆里的东海的血迹后，哭了一上午。因为东海的长辈中有人患有肠道恶疾，赵老师急疯了。东海被逼着到乌鲁木齐做了检查，虽然查出来只是痔疮发作，但却严重到必须马上动手术的地步。从工作上来讲，那时候我根本离不开东海，没有他，很多事情都要停摆，但是医生的话让我下定决心，把东海押回湖南动手术，他的工作由另一个副指挥长接替。

湖南的医院为东海安排了最好

的医生，定下了动手术的时间，而我也在约定东海开刀的那天赶回湖南，想陪伴一下东海夫妇。没想到在医院却扑了一个空。医生告诉我东海临时变卦，取消手术，提前出院了。我气急败坏地给东海打电话，东海慢悠悠地说：“我自己查了很多资料，我可以保守治疗的。我开了药，到新疆去慢慢吃。要是动手术，一个多月都没办法工作，那些事怎么办？”我又指责赵老师：“你就由着东海不听医生的话，自作主张保守治疗，耽误治疗，留下后患怎么办？”赵老师无奈地说：“只要是牵涉到他的工作，我就决不能干涉，这是我们的一个原则。我们很快就会带着药回新疆的。”

我很久没有说话。以东海的性格，他是决不会向我表白他是怎样为了工作放弃治疗的，就像援疆指挥部的每一次会议，每一个决定，每一次行动，东海对我的全力支持一样，从来不多说什么，就是尽全力协助我，帮助我，让我永远觉得有一个坚实的靠山。而赵老师，就如所有的援疆队员家属一样，对自己的爱人深爱、牵挂、支持。东海在援疆的这段时间，为了他负责的产业援疆，走南闯北，四处奔走，八方协调，而专程来疆陪伴爱人的赵老师毫无怨言，全力支持，因为这是东海的工作。因为有爱人的支持，产业援疆被东海做得风生水起，因为有东海的支持，我率领的湖南援疆队的项目建设和队伍管理顺风顺水……

人生会有很多的相遇和相识。有的人，认识一辈子仍形同陌路；而有的人，相遇即是永恒，成为知己。因为在援疆这段特殊的人生旅途上，我们走到了一起，所以三年仿佛一生，从此再不相忘。

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白头。

（作者系吐鲁番市委副书记、湖南省援疆工作队总领队、湖南援疆指挥部指挥长）

校园道路能不能限制开放？

丹凤眼看世界 >>

近日，有文章指出武汉大学等高校通过收费将社会车辆挡在门外，加剧了交通拥堵。随着城市发展，高校“闭门禁人”和高峰期城市交通状况正形成越来越大反差。有人认为高校作为城市的一部分，校内道路也应成为城市交通路网的有机组成部分，装上门禁就是给城市添堵，更有质疑说是高校假公济私、借机敛财。武汉大学保卫部部长邓应元表示，武大校园里路窄、坡陡、弯急、车多，停车场等基础设施比较落后。车辆随意穿行，乱停乱放，有的社会车辆经常把校园当成免费停车场，甚至一停数日，严重干扰了学校教学和生活秩序。

文/郭丹

通过设置门禁、分类收费的方式控制车流现在在很多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普遍做法。目前这样的收费制度是有点区别的，半个小时的免费时长就是对社会车辆应急借道需求的体谅和支持，何来把社会车辆都挡在门外一说？另外，城市道路的拥堵是一个复杂的交通问题，关乎道路规划、交通指挥等各个环节，堵的根源不在高校。首先，高校停车收费是对本职功能的回归。大学、医院等机构的确是属于公共服务资

源，具有对社会开放、服务社会的公共属性，但同时它们还具有其专业性的特殊职能，这种公共属性的发挥建立在其专业空间的保护上。如果社会车辆过多让校园道路不堪重负，让老师的正常教学和学生的读书环境被打破被干扰，就应该以保证自己的本职功能为第一原则。

其次，高校停车收费是对校园安全隐患的有效规避。校园里社会车辆多了，就存在诸多安全隐患。很多车辆在校园里横冲直撞，而校园道路没有专门的交通指挥系统和

道路标识系统，学校方又缺乏专业的指挥权执法权，极大地增加了师生走在校园里的交通风险。为了保障校园师生的人身安全，更为了避免权责界定时难定责难追究的难题，通过限时收费来控制车辆减少事故是很多校园的刚需。

另外，高校停车收费并没有违背自己的公共属性。很多人把高校当成公共停车场，一旦个人方便受损就质疑高校以公谋私。首先，收费制度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在保障校园安全的前提下也尽可能的为社会车流的通行提供方便，

当然这种方便不可能索求无度。另外，收费标准、收费用途的规范和公开都属于程序问题，可以通过加强管理和监督进行约束，绝不会因此改变其目的的正义性和公共性。

校园道路确实是公共资源，但同时也需要我们尊重和保障他们特殊的社会职能和环境要求。校园道路收费不是要把公众需求挡在门外，而是在以国家教育事业的质量保证为第一原则的大方向下，力求保持公共职能和特殊职能的平衡。